

95后水手的海上成长日志

挑战学校

CUBA 挑战学校

公平性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梁璇

24岁的郑毅有一张看上去42岁的脸，在一个时长12秒的短视频里：33张自拍特写记录了他皮肤从黑到黧黑的过程。最初，这张国字脸上还有墨镜遮挡留下的色差，渐渐地，眼周也被黑色占领，两颊的皮肤日益显出肉眼可见的粗糙，太久没洗的头发一撮撮支棱着。这是水手的模样，装扮他的正是照片背景里的大海、烈日、阴云和看不见的风。

作为克利伯帆船赛青岛号上的大使船员，郑毅的环球航海之旅于去年9月从英国伦敦起航，经过半年漂流于今年3月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结束第9赛段航行。当时，青岛号在总排名榜上领先第二名20分。

按计划，郑毅将在帆船跨国际日期变更线时迎来两次24岁生日，但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面3个赛段的比赛推迟进行，他的生日也从太平洋上挪到了青岛莱西的隔离酒店里。他几乎每天都会思念漂在海上的日子，因为那艘红色帆船不仅能让他续写郭川、宋坤等中国船长环球航海壮举，更能让他懂得如何重塑自己。

海上的生活不吹牛

2006年，跟随父亲到青岛奥帆中心码头游玩的郑毅第一次见到帆船，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青岛号在人群中驶出码头，这一幕从他10岁起就种在心里。第二年，帆船进校园让郑毅有了梦想成真的可能，他天马行空地规划未来，包括要参加世界级帆船比赛，但在同学眼中，这是他爱吹牛的表现。

15岁，郑毅进入专业队，开始了与风浪为伴的日子，曾经被视作吹牛的愿望也渐次实现，包括代表中国船员将青岛号驶向世界。

相对平静的海面，暴风雨来时会让郑毅更加兴奋，船只像一片叶子一样被浪推来推去，作为舵手的他必须直面挑战。大雨像一圈屏障一样袭来，感觉像二维游戏中向玩家移动的磁暴阵，伴随着的风力和船速，雨点打在脸上像小石子一样生疼，掌心根本无法看清前方。郑毅记得风雨飘摇的每一帧画面，例如，持续迎风的状态下，船头一遇到浪就会颠起两米高，然后垂直砸地落下，船舱内睡觉的人会被这一下惊醒，就像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里突然遭遇急刹。高度倾斜下，厨房里也噼里啪啦作响，锅碗瓢盆齐飞，让做饭的人应接不暇，有时会被溅一身水，做的饭菜倒了一地。

海上温度低时，防寒服下得穿壳壳夹克、加绒衣、连体裤、贴身防风背心、羊毛内衣等，即便如此，戴着海豹皮手套的手还是被冻透了。郑毅担心手套内会湿，又加了一个副碗的胶皮手套。舱内也不好受，因舱外温度极低，人呼吸和排出的热量让船舱像水帘洞一样，不断地往下滴水，郑毅把经历记录在社交平台上，睡觉的时候滴在脸上惊醒，这种感觉别提多难受了。

远洋航行时，在这艘长70尺（约23米）的大帆船上，最基本的吃喝拉撒也会成为挑断情绪神经的利刃。

船上有20人但仅有10张床，4或6小时的轮班制情况下，两人分享一张床。船只晃动时，很难生火做饭，偶有机会做一次蛋炒饭，因唯一的灶台火特别小，需要把米饭蒸熟后放到烤箱里烤干才能进入炒饭步骤，得准备4个小时。通常，外国船员习惯用牛奶冲燕麦粥，但地道中国胃的郑毅很难适应，他在限重20公斤的行李里装了40袋方便面和十几瓶老干妈，撑到上岸时便马上用手机搜抵达城市的中餐厅和中国超市。有时，船员会刻意少吃，因为上厕所也非常痛苦。在隔离期间，郑毅通过直播分享船上的日子，迎风时，船倾斜很大，



郑毅在航海中。

郑毅/供图

马桶里的水会溢出来，上厕所20分钟，排水得花40分钟。

在这次赛程里，最糟心的是船上的制水机坏了，淡水瞬间稀缺。坏了，没水吃泡面了。郑毅记得，他当时在心里几乎把制水机骂了个遍。当时船行驶在南大洋，离终点还需航行约14天，船上20个人只有400多升水，意味着每人每天只能喝一升水。郑毅表示，有队友会拿着量杯每次接500毫升进行分配，大家都自觉遵守。收集的雨水掺上海水用来煮饭或意大利面，锅碗全用海水清洗，咖啡茶停止服务。

越没水喝越觉得渴，郑毅一边掌心一边攥着口水舔嘴唇，但越舔越干，平时海水过滤后尝着味道像汽油的水，变得弥足珍贵。缺水的情况让船上不少人病倒了，但也因事态紧急，抱着求生意念的他们比第二名提前了一天到达终点。

这些用命交换的经历让郑毅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可在奶奶和姥姥心里，这都是要拿链子把你拴起来，不让你出去的理由。但郑毅的父亲年轻时曾是一名海军，对于儿子的经历和选择，除了支持更藏不住期待，我爸爸经常说他在海上遇到的风浪比我遇到的还大，其实他也知道不一定。郑毅能感觉到父亲的骄傲，他的微信头像、朋友圈封面都是我。

最曲折的航线也许最快

青岛号的20名船员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来自各行各业，很多年轻人很难拿出一年时间去完成环球。船上唯一和郑毅同龄的是一位英国女生，她从6岁就开始玩帆船，很多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的队员都像她一样很早就接触帆船运动，他们大多是爱好者，我们中国的队员则基本是职业运动员。

郑毅在2017年时就参加过克利伯帆船赛的赛段。当时的他性格腼腆，外语是短板，也缺乏远航经验，但来自同龄人的比较触动了他，才为他找到一条迅速成长的航线。

参赛前一年，郑毅曾为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学生担任帆船夏令营的教练。学生们在谈论远处

的山，有人说了一句望山跑死马，这让长期在专业队训练的郑毅莫名感触：都是同龄人，他们收获了学业也能接触帆船，但我除了帆船再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人生的重新定位来得猝不及防。当时，郑毅对队内一名女生的女生有好感，想主动找她说话时，却发现女孩在用英语和外国教练交流，当时，韩国学生跟我说话我也只能抽抽嘴角用微笑回应，那种尴尬时刻提醒郑毅，我要改变。

郑毅花大力气学英语，全方位准备克利伯帆船赛，但真正上船后，才发现自己的单词量不到一周就全用完了。表达的不自信让他的敏感被放大，有时他说到一半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外国队员就会眼神涣散地点头用OK转移话题甚至转身离开，感觉很敷衍，被无视了。我就决定不说话了。在从英国利物浦到乌拉圭途中大概三四天里，沉默的郑毅感觉自己一个人在航行，非常孤独。

退赛的想法像波浪翻涌。长时间不能洗澡，加上盐水浸泡，郑毅身上有些地方出现溃烂，当队友招呼他去前甲板时，他怕风浪太大会加重溃烂，以我不强壮为由拒绝；航行到第34天时，从同胞手上得到一包大杏仁，已经对船餐厌恶至极的他一边吃杏仁一边掉眼泪，豆子大的泪珠，一点感情不带，就是生理的反应。很久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哭了，我这是在经历啥？太折磨人了。

他想起《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觉得派与老虎的单独相处太真实，派之所以能坚持到陆地，就是因为有老虎的陪伴。他把日记当成老虎，一股脑地写下怨气、寂寞、艰辛和些许愉悦。这段时间熬过去，他想起有次看到五星红旗在主帆上打开的场景，便告诉自己，作为极少数的中国面孔，熬的过程中，至少表现得像点人样，我代表的不仅是我自己。

回到陆地上，郑毅经常会想起在海上的日子，就像结疤时难耐的痒，完全盖住了疼的记忆，而不经意的成长也鼓励他再次起航。这一次，他决定环游，行李中放衣服的空间被无人机等拍摄设备取代，他要给老虎升级，我要记录下所见所闻，不再为了发泄情绪，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帆船

和大海。

第二次参赛，郑毅的英语水平提高不少，已经可以主动为其他成员提供帮助，自信也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有了沟通的可能，曾经他看不惯、不喜欢的人也有了光彩。在船上，69岁的伯特兰曾让郑毅有些怨怒，每次经过踩到他或踹到他总是扬长而去，但慢慢地，他发现伯特兰行动不太方便，他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参加这样残酷的比赛。郑毅记得，早在葡萄牙时，伯特兰就问他：Frankie，你是青岛人吗？我迫不及待想告诉你我为什么想参加这个比赛，这和我老婆有关。此前，郑毅就听说过有个船员带着妻子的骨灰来航海，他心想千万不要和自己住一起，结果这名船员就是睡在他下铺的伯特兰。

伯特兰的妻子喜欢中国文化，属龙，在他妻子去世前就看到了青岛号上的龙。因此，在他妻子去世后，伯特兰为了完成妻子的梦想，便在参加环球航行时选择了青岛号。他承担了船上所有缝纫的工作，小到补床单大到缝补球帆。郑毅发现，有时他会拿着手机对着阳光拍照，为的是找一个绿点，他出发参赛时，照了一张全家福，当时照片上因背光出现了一个绿点，伯特兰乍一看认为是妻子的灵魂，从此以后，他便如此认定了。

在小小的帆船上，像伯特兰一样带着满满的故事来漂泊的人数不胜数，他们的故事也帮助郑毅了解到人生的不同切面。从A点到B点，有无数种路径，可以走直线，风平浪静，但耗时很长；可以走多段折返，经历巨浪，但风浪的加持也会让抵达的时间最快，选择哪条航线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次比赛航行的第8天，船慢慢接近了赤道。两年前第一赛段穿越赤道的往事萦绕在郑毅脑海里，当时的痛苦仍然清晰，但这次他已经成为老油条，面对其他队员的问题：穿越赤道热吗？

遇到风暴的时候冷不冷啊？等等，他回应：你们会知道的。他把过去在被窝里痛哭、不敢去前甲板的故事很骄傲地告诉了她们，因为只有这样过去才能看到一个人的改变，但我不会再出现同样的问题。队员看过照片后告诉郑毅：两年前你是一个男孩，而现在你是男人了。

归化球员翻倍 中国足球的幸与不幸



归化球员李可（左）和艾克森两人代表国足出战赛后谢场。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郭剑

2019年6月7日，没人知道半年多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足主教练还是意大利人里皮，这一天国足与菲律宾的热身赛，诞生了中国足球历史上的里程碑时刻：归化球员李可（原籍英国，有中国血统）披上国足球衣，为祖国而战，这是国足阵容中第一次出现归化球员。

排名在亚洲稳居第8名或者第9名的国足要想通过亚洲杯预选赛40强赛，并在随后的12强赛中拿到世界杯入场券（至少排名前四），仅靠一个李可当然不够。2019年8月，艾克森（原籍巴西，无中国血统）成为第二位进入国家队的归化球员，在世界杯亚洲区40强赛对阵马

尔代夫队的首秀，艾克森便有进球入账。在球迷看来，李可落位后腰，艾克森司职中锋，两名归化球员足够国足撑到12强赛。

但随着对手实力增强，国足客场先平菲律宾再负叙利亚，就连晋级12强赛都不再保险，严峻的形势逼迫国足起用更多归化球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让40强赛一延再延，最终东亚足联确认明年3月开踢，这让国足获得宝贵的备战时间，洛国富（原籍巴西，无中国血统）今年5月进入国足集训队，可惜因伤退出，而阿兰（原籍巴西，无中国血统）只是因为疫情原因未能入选一期国足集训名单。

更多归化球员的加入，是国足晋级12强赛以及在12强赛中争取世界杯出线名额的重要砝码。国际足联即将颁布的新政，则可以帮助更多已经入籍但未能获得代表国足参赛资格的归化球员在12强赛来临之前披上国足战袍。

经过相关部门大量艰苦但专业的工作，国际足联上周在官网发布公告，表示在9月18日召开的国际足联全体代表大会上，国际足联代表将审议通过多项现有规则的修改倡议。对于下定决心要获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出线权的中国足球而言，由国际足联技术工作小组提出的球员身份转换规则的修改至关重要，几乎所有与记者谈及此事的业内人士都认为，这简直是帮了国足天大的忙，倡议一旦通过，国足最需要的神卫人选就可以锁定蒋光太（原籍英国，有中国血统）。

在现行政策框架下，蒋光太因曾经入选英格兰青年队并征战欧青赛而无法再代表国足出战，但依照即将提出的会籍变更条款，如蒋光太在代表

英格兰青年队参赛时不满21周岁，即可按相关规定转换会籍即代表国足参赛。

曾代表挪威青年队打过欧青赛预选赛的侯永永（原籍挪威，有中国血统）也将因为转换新政而具备代表国足出赛的资格。

在蒋光太、侯永永身后，就连曾经代表巴西参加了世预赛和世青赛的特谢拉（尚未入籍）都符合转换会籍的新规。现年30岁的特谢拉是中超联赛江苏苏宁队核心球员，2009年世青赛特谢拉代表巴西国青队打满全部7场比赛并有3粒进球，他完全符合国际足联可转换会籍的最新条件，并且他本人多次表达对中超联赛、对中国的喜爱：他的家人都在南京居住，女儿在国际学校上学，去年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特谢拉也谈到，如果中国足协发出邀请，我会和家人认真商量。

有政策研究人士列出的名单显示，当前征战中超联赛的归化球员已达10人之多，其中上海申花队钱杰给已无可能代表国足参赛，高拉特（效力于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和德尔加多（山东鲁能俱乐部）3年后可满足居住条件具备代表国足出战资格，理论上其余7名球员都可在明年3月的40强赛阶段进入国足名单。而今年只靠入籍便有代表国足参赛资格的除特谢拉，还有河南建业队核心伊沃（巴西籍）、武汉卓尔锋线杀手埃弗拉（科特迪瓦籍）。

从2名归化球员到4至5名归化球员再到6至7名归化球员，无论球迷如何议论，有了更多选择的国足实力大涨，从比赛角度而言，12强赛的亚洲前四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世界杯之路好走很多。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国家队不可能出现11名球员都是归化球员的极端情况，中国足协不会大规模引进归化球员，足球归化不是基本政策。但正如中国足协在最初的纠结中最终决定，为了打进世界杯在国家队中引入归化球员，现在面临的第二个现实问题是2个归化球员不足以冲击世界杯决赛圈，4至5名归化球员首发出战40强赛和12强赛并不唐突。

国足打进世界杯社会意义重大。自从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中国足球在基础设施建设层面发生着显著变化，校园足球逐渐普及，认识足球、接触足球、参与足球、喜爱足球的孩子日益增多，尽管质量层面没有可能一步到位，但足球人口急剧萎缩的现象大有改观。目前正在进行的北京市中小学生传统赛事“百队杯”（小学阶段12岁以下男女混合参赛）为例，6岁以下年龄组37支球队；7岁以下年龄组72支球队，8岁以下年龄组109支球队，9岁以下年龄组143支球队，10岁以下年龄组96支球队，11岁以下年龄组71支球队，12岁以下年龄组51支球队。粗略计算已有3000名小学生在这个暑假投身绿茵场享受属于他们的足球快乐，笑容和泪水，都是足球给孩子们的自然回馈。

这些球场上最稚嫩的草根阶层，是中国足球宝贵幼苗，需要更多归化球员全力相助的国足肩负着给幼苗提供更多阳光的责任。中国足球的幸与不幸，其实并不在于政策的制定和修补，而在于自身的选择与坚持。

本报北京8月24日电